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 
第二十六回 楊義士拚命救佳人 前知神設謀合大伙

話說轎人正抬著許蕙娘出門，不期前面忽發起喊聲。只見火光中有一條勇漢掄著大棍，七上八下，左五右六，喊叫如雷，將一班娶親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擋著的腦水迸流，沾著的腸髓棍出，一霎時燈滅煙消，俱跑得罄盡。這幾個轎夫，忽見有人來打奪親事，先前還指望侍著人多，倚著董員外的勢力，強要抬走。見打得厲害，漸漸打近前來，便要顧命。後面兩個乖覺，急放下肩，跑入暗地藏匿。前面兩個手腳略慢了些，早被這勇漢趕到，只一棍一個，分開八塊頂陽骨，跌在地下。許蕙娘在轎中磕頭撞腦，跌腳捶胸大哭，亂叫「救人」。那勇漢聽得明白，不勝歡喜，大聲說道：「大嫂不必啼哭，有我楊么來救也！」說罷向轎門「豁刺」一拳打去，早將兩扇雜木金漆小門打得粉碎。去得勢猛，險不將許蕙娘打倒。只一手揪著許蕙娘胸襟，提出轎來，又一棍將轎打塌，道：「才出些惡氣！」遂捉著許蕙娘，走入堂中，悄無一人，只存靈前燈火。楊么連忙放手。那小哥不見了娘，正在啼哭，今忽得見，趕來只緊緊抱住。楊么即去關上大門，來與許蕙娘同在燈下。楊么一看，看著許蕙娘滿面傷痕，一頭斷髮，不勝大快道：「這才是孫本的妻子，不枉救她一場！我楊么雖死無恨！」此時許蕙娘驚疑未定，忽聽了這幾句言語，忙將楊么一看，只見渾身血染，狀貌天神，知是昔日與丈夫相與的一位豪傑，今來救她。遂撲地下拜道：「我許蕙娘不幸夫君喪亡，奸惡強奪，已拚一死，不意得遇豪傑挺身相救，異日得撫孤兒，不獨生者銜恩，即地下夫君亦當感德。不知豪傑昔日與先夫何處識面？敢求說明。」楊么聽了大喜，因不備用手來扶，只叫：「大嫂請起，待楊么細說。」許蕙娘遂起身側立。

楊么將殷尚赤寄信，來投不遇，細細說道：「今遇救回，又在路上為事，恐人追尋，只得夜走。今日乘黑入城，聞知孫本起解，因到這條街來。卻聽得人說來娶大嫂，我心內一時冰冷，便立著不走。忽有人走來稱贊大嫂貞烈，剪髮毀容，眾人恃強背挾上轎，已抬出門，我便歡喜，又不勝惱怒，只舉棍橫劈，將眾人打散，才來得見大嫂。適才魯莽，怒激使然，休得見罪。孫本被誰告發，為甚便死，今被什麼奸惡強娶至此？可說我知。」許蕙娘將始末說出。楊么聽了，不勝惱恨道：「孫本這死，實死得不明白。日後必為孫本殺此二賊，我心方快！」遂用手向搭膊中取出信來，放在地下道：「這是殷尚赤的書信，內有十兩赤金，大嫂請收。」又取出一包來道：「這是楊么的路費，贈你母子食用。」也放在地下。許蕙娘推辭道：「我母子感恩非小，怎敢受贈？向以針指自活，今又得金，諒非苦昔。豪傑惠贈，乞留作前途使用。」楊么道：「金乃貴重，一時不便輕使。我楊么此去自有，不消慮得。」許蕙娘只得拜領，因想了一想，急向楊么說道：「豪傑向慮有人認識，今又為未亡人拔刀，眼見傷人必多。這皇都禁地，恐有疏失。及早抽身，莫致有累。」楊么忽聽見說出利害，連忙點頭道：「大嫂見得不差，我楊么只此就去。」說未完，只聽得街上馬嘶人驟，四下鑼聲畫角。早有人高叫：「捉拿白雲山大盜楊么！」只不打進門來，恐裡面有準備。

原來楊么在轎前說出姓名，不期夏不求正伏在黑處要看這打鬧的漢子是誰，好等明日送官。忽聽說出楊么，卻是開封府近日緝拿王摩一起的大盜，便吃了大驚。連忙奔回，報知董敬泉。董敬泉即著人報入府去，府中即點捕役擒獲。早有地方來報：「兇惡打死多人！」開封府相公大驚，思捕役不能擒獲，即一時飛報各衛軍政衙門。不一時，合城軍士、護衛、禁兵如排山倒海，俱往這條街上殺來。又吩咐居民人等吶喊鳴金，將這條街上圍塞得不漏些空隙。

楊么與許蕙娘聽見喊叫，果是來拿，許蕙娘只看著楊么著急。楊么笑道：「大嫂不必為我心慌，事已臨頭，懼之非丈夫也！」便將腰間束緊，提著鐵棍走至門邊，將門「豁喇」大開。急又將門關好，來對許蕙娘說道：「我今出去，生無定準，死也無怨，只可恨救你一場，沒個結果，叫我放心不下！」因定睛了半響道：「我今有個主意，謹記我言。」許蕙娘滴淚道：「豪傑吩咐，敢不聽從。」楊么道：「日後終被奸人暗算，不能保全。今要帶出，又萬萬不能，我今仗膽勇殺出，眾人必以我為重，勢必不放。倘或有失，被擒之時，眾人聞知，其心必懈，必推去見官。你母子乘其心懈，推去之時，你須急走出門離遠，藏匿僻路。等到天明，漏出城去，往南急奔娥眉嶺殷尚赤夫婦。若不依言，董賊一定必來尋你母子，說你窩藏。那時有口難分，死之無益。」許蕙娘聽了，忙撲地拜謝。

楊么道：「我今去也！」即開門搶出，掄著鐵棍大叫道：「楊么在此！」一時眾軍用著百般兵器，往楊么身上砍來，楊么不慌不忙，將棍抵敵，果是十分怕人。怎見得：但見：

黃昏爭鬥，黑夜交鋒。黃昏爭鬥，對面不分你我；黑夜交鋒，抬頭難識街衢。馬上將軍，盡是虎賁衛、羽林衛、金吾衛、貔貅衛、驍騎衛，衛衛刀槍劍戟；步下總管，俱是奮武營、百勝營、無敵營、捷戰營、莫敢營、營營鞭銳戈矛。前哨長，後哨長，齊揮器械；左都頭，右都頭，各動干戈。鄰右居民，膽大的上房拋瓦；街坊裡老，氣餒的閉戶鳴金。堪笑處，嚇的媽媽混敲板壁，聲言趕賊；好看來，驚得娃娃亂擎星火，喊捉強人。兩下裡棍迸刀，迸出光芒萬丈；四壁廂刀劈棍，劈去黑氣千條。槍刺棍架，棍打鞭撻。果乃是萬千殺一人，端的似螞蟻蠶食。

這楊么武藝神授，鐵棍神傳，只使得神出鬼沒，諸般兵器怎到得身上？卻被楊么打傷了無數。眾軍將見他勇猛異常，急切難擒，遂暗暗傳令且戰且引，將楊么引出街來。楊么殺得性發，力打上前。不期兩面人家有人藏伏，一聲響亮，絆索齊起，一索跌倒。楊么正要躡跳，早被眾軍撓鉤齊搭，楊么扎掙不得，「轟」的一聲，早已棍在一邊，人倒一處，被人趕上，一時繩纏索綁。這是楊么救許蕙娘，黑夜鬧東京。

眾軍將見捉了楊么，一時歡聲動地，器械馳張。有的跟隨押解到開封府去，有的各自散歸。只這番鬧吵，直驚動了徽、欽二宗；宮妃采女，俱各慌張，盡疑是金人猝至。差出內臣一遞遞打探，打探了回奏，方才驚定。城中這些百姓，只除了這條街上，其餘俱疑是金人入內，官軍迎敵。這一驚慌，更是厲害，便人人思想逃奔出城，俱打疊包裹，攜男抱女的等候出城。此時已是五更時分，一應文武官員俱入朝中問安。問安了回來，卻見男婦紛紛出城，即傳諭各門守軍，不許男婦出城。

開封府方回入本衙，即坐在堂上。眾人將楊么並行兇鐵棍推至階下。開封府相公大聲喝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強徒！現今有文書四處拿緝並剿白雲王摩，怎敢潛匿禁城，殺傷軍民，驚動聖躬，犯下彌天大罪？可速招稱餘黨，免受極刑！」楊么挺著胸脯道：「我一人做事，有甚餘黨？今被人眾，黑夜失足。砍殺由你，只不要裝出著這般面貌來嚇人，使我楊么死得不快活！」相公聽了大怒，喝手下：「重責四十！」眾衙役將楊么拖翻，一氣打完。又喝招稱餘黨，楊么只回「沒有」。遂又將諸般刑具一一拷逼，楊么全不開言。相公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這賊骨頭既打奪許氏行兇，這許氏必知來歷。」遂著人速拿許氏。

原來這許蕙娘受了楊么吩咐，卻要逃出。一時想起兒嬌母性未慣登臨，不勝哭泣。正在兩難，那宋婆在內忙走出道：「你母子生死只在頃刻，怎得有工夫哭泣？方才這位豪傑的言語，我已細細聽明。但千鄉萬水，你母子怎麼去得？我今想來，我老夫婦當日也常受孫官人好處，我二人又無生育掛牽，願送你母子到那裡去安身。」許蕙娘聽了大喜，連忙拜謝。宋婆遂去閃伏門後，見外面人少時，忙去與宋阿公說知。宋阿公大喜，老夫婦即時過來，引著許蕙娘母子在暗黑處，窺入冷靜巷中，走到近城處。守到天明，趁人忙亂，一齊出城。許蕙娘身邊取出銀兩，宋阿公即僱轎馬，往南而去。

這差人去了半響，來回覆道：「許氏不知去向。小人拿得鄰右在此。」眾人稟道：「小人們昨夜為拿楊么，只閉門驚恐了一夜，實不知許氏去向，想是他懼罪，投河跳井，或者躲避城中。只求相公著人緝獲，便自有下落，」相公因見眾口一詞，便點頭道：「你們且自回家，本府即令人緝獲。」眾人拜謝走出。楊么受刑在地，聽見去拿許蕙娘，便自暗暗著驚，不知可曾依我言語，不勝憂慮。今聽見說出不知去向，一時暢快，不覺連聲大笑。眾衙役有的歡喜，有的忙喝，相公作怒問道：「你這強徒笑些什麼？」楊么道：「我笑我的，問它怎麼？」相公含怒了半晌，對眾役說道：「這強徒視死不畏，宜該即時斬首。只是驚〔動〕朝廷，須奏請行。且將他押入重牢，兇器入庫。」吩咐完，退入後去，寫就表章，五更奏請。不期秦檜正要在楊么身上招出劫去銀兩，遂將表章

留中不發，只著開封府嚴刑追究。

這楊么下入獄去，卻得眾役推念孫本，見他為救許蕙娘犯罪，一條俠漢，用刑時俱各留情，在獄中又來照管，細說緣由。楊么不勝感激，遂不受苦。當不得事情重大，日日追究定奪。

只說這鄭天佑領了孫本家書，王摩囑托，不日進了汴京，尋到孫家門首。抬頭一看，不覺吃了大驚。只見門逢上貼著一條開封府封皮，旁邊又掛著示條，俱有硃點印信，便十分動疑。不敢立看，急低頭走過，尋個店中安歇。然後細細訪問。才知這些緣故。急出城，連夜上山報知眾弟兄。

眾弟兄聽了，一時盡皆失色。馬靈便直跳起來，取了兩把板刀，大叫道：「黑瘋子去救楊么哥哥！」說罷往外直躡，袁武忙叫爻動拖回。孫本忙向眾弟兄下跪，說道：「我孫本死裡逃生，不期家中妻子被仇人謀娶，幸得楊么救免。今雖不知去向，大約存亡未卜，我孫本絕不繫心。只這楊么義氣，我孫本只願與他同死，並不敢偷生。敢求眾兄弟放孫本下山，去救楊么！」王摩連忙攙扶，急得大聲說道：「孫本休恁地說，俺弟兄沒二心。即今點起合寨人眾，打進東京，勢必救出楊么！」馬靈只急得火雜雜，舉起板刀，向著一把交椅，「豁喇」聲砍做兩截道：「兀誰不走，吃恁樣子！」袁武立在旁，哂笑自若，只當不曾聽見的一般。馬靈直視道：「恁個骨突，敢是不走！」袁武笑道：「去而無益，不如不去；去若徒死，又不如在此偷生。豈敢輕言便去能救楊么哉！你們坐下，當為細說慢商。」眾人聽了，只得坐下。袁武說道：「大凡舉事必須審勢，行事貴乎有謀。今雖宋室不振，天下未搖，汴京雄固，居民稠密，軍馬雲屯，誠有一呼百諾之勢。今我弟兄六人，合點寨中未滿五百餘人。若大張旗鼓，勢必爭持，勿論勝負，以多五百人而敵千萬人。何異螻蟻之撼泰山，同歸灰燼？此審勢之難敵，一也。馬靈身負血性，不知艱險而救楊么，義也。孫本挺身，不慮逆流湍急之患，去救楊么，情也。義則義矣，情則情矣，獨不思楊么所處之地而籌度之。身陷囹圄縲紲之中，晝夜提防，提鈴擊柝。以你一人而欲去破重垣，入囹圄，脫縲紲而救楊么，豈無一人撓阻？何異飛蛾撲燄，驅羊就虎？此審勢之難救，二也。雖然，豈視楊么之不可救而不可救耶？救則當貴乎有謀。我今只須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是合天時以應人事，方不出我之料。」眾弟兄聽了，才得大快，袁武一面喚過幾個能事小校，到汴京去打聽；又著五十名小校，沿路飛遞下山。

過不數日，消息甚急。袁武遂打發鄭天佑下山，臨行暗囑。鄭天佑領計，即暗藏利刃，頃刻下山。原來這鄭天佑一日夜能行五百餘里。人見他行走迅捷，叫他是跟斗雲。當日同爻動劫秦僧銀兩，俱是他往來打探。故此白雲山緊要事情，俱是他往來。

這日鄭天佑下山，放開腳步，投淮泗，走廣陵，不日到了廣陵地面。抬頭一望，果見長江水勢茫茫。兩岸蘆葦叢叢，長江中上下卻有兩座影影高山。因想道：「我不曉得兩座山，上下相去不遠，倒不曾問明馬靈，那一座是焦山？此處又不便問人，隔著水面無船可渡，急切走不上去，這怎麼處？」此時日已漸低，愈加心急，只得沿江對著兩山而走。只見晚霞與江水相映，照耀得水色皆赤。洶洶泛溢。再一走去，卻見對面這座山上週圍壘壘，四下旌旗插滿，又見山下鏈鎖著千百隻戰船，桅檣十分齊整。鄭天佑見了，十分歡喜道：「這座必是焦山。你看他據山作寨，恃水設險。前後佈置得十分堅固，上下並無舟楫往來，人不敢走。只是我如今怎得過去？」正沉吟間，不期一陣旋風將一帶蘆葦直刮得嗖嗖晰晰，霎時間滿江中波浪掀天。鄭天佑是北方生長的人，從不曾見這般水勢波濤，又見漸晚，前後並無人家，心內未免著驚，有些害怕起來。因想道：「這般浪大風狂，便有船隻也難過去。不如尋個人家宿了，明早設法過去。」遂走在高阜處一望，卻見前面有幾家茅簷草舍，遂要走來尋歇。因又想道：「我袁武哥哥計策刻不能緩，若耽延了這一夜，這怎麼處？」

正想得沒法。忽見前面蘆葦中棹出一隻小舟，在水面上一掀一側，分波逐浪而來。鄭天佑見了大喜，道：「這只船來得恰好，我多給他銀兩，叫他渡上焦山，免得一夜煎熬。」便立等著他。只見這船棹得相近，鄭天佑正要招呼，忽見這人停棹罷槳，高聲唱道：

自小生來膽氣豪，腰間常掛血腥刀。

只因未遂男兒願，暫隱江邊弄竹篙。

鄭天佑聽了大喜，忙用手連招。只見這人將船棹到岸邊，問道：「你這漢子莫不是從汴京來，要上焦山的麼？」鄭天佑忽聽見他道著心事，不勝驚喜，卻又不敢一時答應。只見這人忙走上岸來，笑說道：「你瞞得我，卻瞞不得我山上活神仙賀雲龍，他能知人禍福，善曉術數，如應如響。今早打發弟兄下山去劫刻薄人的財帛，得彩回來。賀雲龍迎接眾弟兄上山時，他看西北上，自言自語了一番，遂叫我準備小船，要接一個豪傑上山，商量什麼大事。臨行說道：『去隔江蘆葦中守候，大風起時，見人即便招呼汴京來人。』我棹這船在此，從早直等到如今，只不見人，又不見風起，在船中納悶睡覺。今忽颺起大風，將船顛晃，我便驚醒，急忙棹出船來。你不是汴京來的是誰？快同下船去。」鄭天佑聽得，滿心驚奇道：「這賀雲龍果是活神仙了。只這般風大般小，一時不得過去，怎麼好？」那人聽了，大笑道：「我是『分水犀牛』童良，專在浪濤中尋事做的人，怕它什麼？」鄭天佑聽了大喜。遂一齊上船。

童良忙棹入江中，不消片刻，到了山下。二人急走入寨，童良忙叫道：「賀哥哥果是神仙，我接得汴京人來也！」廳上弟兄下階相迎。鄭天佑見是五條好漢，遂各嘶叫坐定。沃泰問道：「今早賀雲龍哥哥算定有好漢來商量大事。只不知好漢是何名姓，商量甚事？」鄭天佑說出姓名，遂將楊么犯事，袁武設計，特來求助之意，細細述說。一時聽得沃泰、賀雲龍、邵元、柯柄、童良盡皆失色，不勝叫屈，一齊說道：「楊么哥哥被難，可恨我們一些不知！若不是白雲山弟兄好義氣報知，怎處？如今作急劫救！」邵元忙問道：「雲龍哥哥術數，道法神奇，可知楊么哥哥在獄中沒事麼？」賀雲龍笑道：「生前種子，機會將萌，只不過浮雲障翳，暫掩其光，非此鬧動，豈應上天南北之意？袁武計策，實與我合。今夜將山上事情料理一番，五更我五人渡江，急去便了。」邵元聽見楊么在獄無恙，便滿心歡喜，因說道：「袁武計策固好，我們只得五個弟兄，合來不過數人。莫若我這裡著人去報君山、天雄一班弟兄來同救。」賀雲龍道：「二處焉能就至，此乃雷閃星移，袁武算準，豈可頃刻差誤？況且他們亦有相救之日，不必去報知。」邵元方才放心。遂備出酒席，與鄭天佑共飲。沃泰等問白雲山事業並眾弟兄姓名，鄭天佑遂將前後事情並姓名說出。眾人聽得，大喜道：「今日才知金頭鳳是王摩。」又稱羨楊么、孫本、馬靈以及殷尚赤，因說道：「我們一向要馬靈來結弟兄，誰知今在白雲山。」飲至夜半，賀雲龍料理了一番，遂渡江而來，只因這一來，有分教：

從前錯處今分辨，以後心堅共死生。